

山本文绪



31岁又怎样

如今我三十一岁。不，照理说我才三十一岁。这一刻，世界出现了不一样的色彩。

南海出版公司

〔日〕山本文绪 著 王蕴洁 译

31岁又怎样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1岁又怎样/[日]山本文绪著;王蕴洁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1.8
ISBN 978-7-5442-5461-8

I. ①3… II. ①山…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533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20

FASTING PRIORITY

by FUMIO YAMAMOTO

© Fumio YAMAMOTO 2002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31岁又怎样

[日]山本文绪 著

王蕴洁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锐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0千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461-8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录

孤僻 / 1
车子 / 7
夫妻 / 13
处女 / 20
嗜好品 / 26
社畜 / 32
兔男 / 39
游戏 / 46
儿子 / 52
药 / 59
旅行 / 66
乐团 / 72
庭院 / 79
冒险 / 85
初恋 / 93
温酒 / 100

不吉利 / 107
禁欲 / 115
天空 / 121
义工 / 128
频道权 / 136
信 / 143
安心 / 149
更年期 / 156
KTV / 163
城堡 / 170
当事人 / 177
牛郎 / 185
公共澡堂 / 191
三十一岁 / 199
小说 / 205

孤 僻

今年春天人事变动，位子调到我旁边的女孩和我搭话，我停下写报告的手，看着她。

她问我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我回答后，她说：“哇，果真如此，我听其他人说过呢。其实我也是那所学校毕业的。这家公司很多员工来自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在这里遇到学姐真开心。我们以前可能就在哪里见过，啊，我以前在车站前的邓肯多纳圈店打工，不过那家店现在倒了。对了，上星期的送旧迎新你没参加吗？我找了你半天呢……”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

我正要回话，有人在后面叫她，她精神十足地应道“在”，随即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过去了，好像我从来不曾存在。

虽然我对这种情形已习以为常，但把视线移回电脑屏幕时，心中仍暗自涌起一股愤怒。那种感觉就像经常由于某个契机，忽然忘记或是不经意地想起困扰我多年的肩膀酸痛。我想继续工作，但刚才构思得差不多的想法已支离破碎。

调来这家拥有两千名员工的企业的营销部已经八年，我也三十一岁了。在同一科工作多年的同事，除非业务往来，从来不找我说话，但搞不清状况的人就会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一厢情愿地和我聊天。我知道他们想拉近彼此的距离，但就是无法接受这些人。

我在公司里是出了名的孤僻、不合群，但觉得有点言过其实。我承认自己很孤僻，然而并不讨厌和别人相处，只是不擅长聊天和社交而已。经过多年训练，我学会了嘴角微微上扬，挤出微笑般的表情，可这现在反倒成了最大的失策。如果我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或许可以减少一半的麻烦。

我从套装口袋里拿出耳塞，用指尖捻着黄色的海绵栓塞进耳朵。方才找我聊天的女孩恰巧回座，看到我的举动，一脸诧异。刚才浪费了十五分钟听她讲些无聊的事，害我不得不留下来加班。而且只要稍觉投缘，对方就会邀约喝咖啡或聚餐，到时候还要考虑怎样拒绝才不伤和气，简直烦死人了。

我小时候比现在成熟多了。我会配合同学聊天的内容挤出笑容，也曾受邀去听完全不感兴趣的偶像歌手演唱会。只因害怕被那些把我当朋友的人讨厌，明明毫无快乐可言，我也会假装乐不可支。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最近，我虽然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参加公司餐会，但看到那些年轻女孩在上司聊棒球或说教时频频点头，就有种想掐死她们的冲动。

当然，我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心怀杀机，其实相当擅长一对一促膝长谈，非但不讨厌读书和工作，而且乐在其中。所以，我这个“孤僻、不合群”的人也有几个称得上朋友的人——一个从小结识的老朋友，还有一位就职后迫于工作需要去上电脑学校时结识的友人。求学时，我曾经和同年级的男生交往，和现任男朋友交往也快两年了。

有人拍我的肩。抬头一看，一个和我同期进公司、被分到其他科的男同事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他用双手示意我拿下耳塞。

“你还是老样子。”

我并不讨厌他，因为他说话不拖泥带水。

“抱歉，打扰你一下。关于和泉小姐婚礼后的续摊，我们这些同期的决定一起出钱送礼物给她。我会先垫钱，包括续摊费用在内，总共一万五千元左右。”

和我同期进公司的女孩下个月要结婚了。这是第几个了？每次有人结婚，我都得包红包、浪费一天的假期、说一些言不由衷的祝福、分摊续摊的花费和礼品费。

我并不是舍不得花钱。反正续摊的事自然有人费心张罗，既轮不到我安排也用不着我去买礼物。大家很清楚我的个性不适合处理这种事，所以都默认“你只要出钱就好”。

我必须心存感激，这等于免除了我当值日生的义务。没想到我却心口不一，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这句话：

“我不去参加婚礼，也不去续摊，更不会出礼金。”

我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完后，周围的视线全集中在我身上。他瞠目结舌，小声地问：“你与和泉小姐关系不好吗？”

“我是说，假日想好好休息。别人结婚是她家的事，与我无关，不要把我扯进去。”

我大发雷霆之际，坐在旁边的那个女人慌忙逃走了。

加完班，我搭倒数第二班电车回到公寓。筋疲力尽地把门打开，看到录音电话的提示灯在黑漆漆的房间里闪烁。我提着便利店的袋子，一屁股瘫坐在厨房地板上。

我个性这么孤僻，只有我妈和男朋友会打来电话。另外那两个朋友知道我不接电话，有事都会用短信联络。无论是我妈还是男朋友，我都不想听到他们的声音。

好烦！我垂头丧气地坐了很久，连外套都没脱。都是我的错吗？是我不对劲吗？

上次，那个从小结识的老友委婉地这么说我。的确，我是在漠然地过日子。虽然内心隐藏了诸多不满，但还是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读自己的学力能够应付的学校，进入愿意录用我的企业工作。我觉得凡事不能抱持成见，只要有人邀约，我向来不曾拒绝，没想到每次都弄巧成拙。当上了年纪的女人说“我已经是老太婆了”，我会忍不住应道：“是啊。”当胖女生说“我不减肥不行了”，我总回应：“没错。”即使我告诫

自己，这时至少应该闭嘴，但总是把心思都写在脸上。

现任男朋友大我三岁，相当沉默寡言，他说就是喜欢我的笨拙。没想到，我连续几次拒绝他的邀约后（因为我很累），他却忽然暴跳如雷地破口大骂：“你当初的可爱跑到哪里了？难道都是装出来的吗？！”骂得我哑口无言。事后，他向我道歉：“我是压力太大了。”最近他也经常这样。而我妈打电话来，表面上是担心我，其实只是要找个人说我爸的坏话。

与我无关，我要斩断一切。

我感到孤独无助。没有人认同我。

这时，一个念头忽然在我脑海中闪现。或许大家整天喋喋不休，就是为了排遣这份孤独。

既然如此，我还是继续孤独好了。我站起身，没有听就直接删除了留言。

翌日早晨，我一进公司就找部长，他也在找我。上午九点半，我们在小会议室内对面而坐。

我递上一封写到凌晨的辞职信。从我进公司就一直对我照顾有加的部长用力拍了拍自己宽阔的额头。看到他这惊讶时的习惯动作，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立刻瞪着我。

“你为什么不能在大家面前这样笑一笑？”

我一时词穷，愣了一下才回答：“遇到好笑的事，我当然会笑。”

“公司这么无趣吗？”

“工作很有趣。”

部长抓了抓耳垂，连珠炮似的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开会表达意见时简直和平常判若两人，还会说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你只在第一年参加过一次员工旅游，之后从来不参加年终聚餐和送旧迎新。这些事，还可以解释为特立独行，但听说你最近还戴耳塞？”

我没有回答，视线移向被部长丢在桌上的辞职信。

“以你这种个性，无论到哪里都混不下去。别以为可以独善其身。”

他虽然语气粗暴，但听起来不像挖苦，反而充满怜悯。

“是啊。”

我不讨厌上班，也不讨厌和人相处。所以，只要费心寻找，一定可以找到不需要戴耳塞的地方，即使找不到也无所谓。

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从不祈求别人谅解，也不靠大家生活。我只在觉得好笑的时候发笑。想到这个世界这么简单，我笑得合不拢嘴。

车子

我睡在车上。我并不是喜欢住车上，而是不知不觉无家可归了。我想，那些流浪汉大叔的心境应该和我差不多吧，只是因为某种因缘际会或命运多舛，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已落魄至此。

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在自夸，但我目前生活尚称宽裕。我开的是宝马的双门中型车，在待遇不差的公司上班，定期支付汽车贷款，有信用卡、手机，用的是雅诗兰黛的保养品，还是健身房的白金会员。

“早安，你每次都这么早。”

清晨六点，健身房一开始营业，我就出现在前台。几个身穿白色 Polo 衫的运动型猛男大声向我打招呼。一大清早，你们干吗这么精神抖擞？我这么想着，脸上还是挤出虚伪的笑容。如今，这个健身房已经成了我的澡堂。白金会员的月费是一般会员的三倍，从清晨六点到打烊的十一点间皆能自由使用，并享有免费专用储物柜、浴巾和停车位。最近，我

每隔一天就来报到一次，先装模作样地下水游一圈，在空无一人的水疗区放松身体，然后走进淋浴间从头到脚彻底洗干净，最后在休息室小睡片刻后化妆，再开车上班。

如果沿途不堵车，三十分钟就可到达位于填海造地区的公司。由于我一向提前出发，抵达这家电器零件工厂时，偌大的停车场还有一半空位。然后，经过通道、电梯和必须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的坚固大门，打完卡，走得再快也要十五分钟。推开更衣室的门，竟然看到有人比我早来一步。

“你就穿这样来公司？”

正用纸杯喝着咖啡的前辈慵懒地坐在廉价沙发上笑着问我。因为公司有制服，我最近上下班都穿运动服。

“前辈，你的套装和昨天一样。”

“对，我昨天和男朋友在外面住了。”

“你的小孩没关系吗？啊，惨了，我的丝袜用完了。”

“怎么可能没关系。反正我婆婆在家，他也饿不死。给你。”

前辈打开自己的储物柜，拿出大量网购的一双只要一百日元的新丝袜，递给正在换衣服的我。她讨厌洗衣服，每天穿完就扔。

“啊，不好意思，谢谢。”

“顺便问一下，今晚也方便送我回家吗？”

“包在我身上。”

这时，工厂的年轻女工神清气爽地打着招呼进门，我们

也闭上嘴，默默换好衣服后走进办公室。

工作内容很枯燥，所以我整天都昏昏欲睡。但工作量不小，又让人根本没时间打瞌睡。把数字输入计算机，接电话后向上司转达，按照先后顺序把投诉传真放进架子。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八年，即使不用大脑，身体也能应付自如，或许这样反而让人头昏脑涨。进这家公司的前三年，我在工厂的生产线工作。那里的工作也很简单，但绝不能失误，如果动作太慢也会给大家带来麻烦，所以整天神经紧绷。调到总务科时，我欣喜若狂。不过在这里，并不是只有我昏昏沉沉，除了科长以外，股长、一般职员、刚才送我丝袜的不良主妇前辈、年轻的女职员都轮流打哈欠。

我忍着传染过来的哈欠，把邮件分类，发现一个寄给我的褐色信封——我妈每个月都会定期寄来。我木然地打开信封。和往常一样，里面装了这个月寄给我的邮件，大部分都是广告信函，只有高中同学身穿新娘礼服的明信片 and 汽车税的缴税通知单吸引了我的目光。

三年前买车后，我的人生出乎意料地转了个向。前男友称之为“堕落”，然而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辆车就是宝马，而且几乎是基于一时冲动。当时我住在老家，是一个日子过得轻松愉快的粉领族。那天陪男朋友去二手车行，看到那辆几乎全新的车子，便不假思索地用

刚领到的年终奖金当首付买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是和虽为人老实但整天摆明了“我们老了就要靠你照顾”的父母生活多年，内心累积不少郁闷的关系。买下这舒适的移动单人房后，我经常开车兜风，然后顺道去男友家过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违规停车被开了几张罚单后，我终于在男友公寓附近租了一个每月四万元的停车位。有一天，我一如往常地每星期回家一次拿换洗衣服，撞见了父亲，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大骂：“不要再回这个家！”他像寺内贯太郎^①一样，把我从檐廊推了下去，我趁此机会离家出走。父母以为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家，然而，我已经两年没踏进家门了。

此后，我和男朋友同居了一年多，以分手告终。当初是我去投靠他，这么说虽然有点怪，但连我自己都怀疑我们的关系怎么可以维持那么久。两个成年人一起生活在单人床就占了半个房间的套房内的确辛苦，蜜月期转眼就结束了。他渐渐对我感到不耐烦，但又生性优柔寡断。我知道他不可能叫我“滚出去”，故意假装不知，继续赖在他家。直到有天晚上，他发现我用他的刮胡刀剃腋毛，忍不住一脸疲惫地对我说：“你卖掉车，不就可以用停车位的租金和贷款的钱租房子了。”这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但我宁愿和他分手，也不愿意放弃车子。

^①日本作家向田邦子（1929-1981）的作品《寺内贯太郎一家》中的顽固老爸。

在等待不良主妇的危险恋爱游戏结束期间，我开车在东京市内四处游荡。我在陌生的十字路口转弯，开进从没去过的窄巷，不断转动方向盘。开车真是一大乐趣。有时找了半天都是单行道，始终转不出来，也让我感到趣味无穷；有时很想开车撞那些骑自行车的初中生，或是从来不知道闪避车子的老太婆，但每次都只是想想而已。

搬出前男友家后，我曾经试图找便宜公寓，但账户余额为零，必须先存钱才能支付中介费和押金，为此就必须放弃车子。只有这件事，我千百个不愿意，所以始终无法解决问题。在已懒得再买租房杂志的某个星期天，逛跳蚤市场时，我买了睡袋和呢料防风衣。

我早就退了前男友家附近月租四万的停车位，晚上把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或郊外公园的停车场，正式展开睡在后座的生活。我把以前挂在车窗上的玩偶拆了下来，以免让人猜出车主的性别，又在后窗贴上深色隔热纸，但还是有过多次被人用力摇晃车身许久和买饮料时遭变态男子跟踪的遭遇，吓得我魂不附体。

如果说我从来没流过泪或从来不曾感到疲倦，是骗人的。但我就这样熬过一个冬天，既没冻死，也没被人强暴。“自由”这字眼尽管听来廉价，但事到如今，我已经感受不到非租房子不可的理由了。

丢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响了，我接了来电。前辈带着醉

意的尖锐嗓音报出西麻布十字路口一家冰激凌店的店名。我曾说她夜夜去偷情去酒店、抛夫弃子、四处玩乐的精力实在令人敬佩，反而被她嘲笑三十一岁的人无家可归才更了不起。我原以为她四处玩乐是因为不想回家，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别人的事真费解。

十五分钟后，我到了西麻布，前辈刚好从店里走出来。她像往常一样，默然坐上副驾驶座。浓烈的酒味扑鼻而来。

“回家吗？”

她像小孩子一样用力点头。她住在郊外的新小区，从市中心搭电车单程就得花两小时。最近，我经常在她玩累的时候像这样送她回家。然后把车停在她家附近睡一晚，第二天早晨再带她一起去公司。

“前辈，我可以加油吗？”

我问垂头丧气地坐在副驾驶座的她，她闷不吭声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万元钞票放在我腿上。上高速公路前，我开往加油站，加满汽油，用那张钞票付了钱，把找零和收据一起递给她。她默不吭声地放回皮夹。

穿越首都高速公路，今晚路上格外冷清。我开心地把 MD 机的音量调大，奋力踩下油门，在灯河下时左时右地转动方向盘，把出租车和长途货车抛在后头。

忽然，我发现前辈在一旁无声地哭泣。我强忍着想哑嘴的冲动。